



165.3

Werner von Siemens

西门子回忆录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西门子回忆录

〔德〕 维尔纳·冯·西门子 著

王志乐 田向荣 译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京〕 新登字 207 号

Werner Von Siemens

Lebenserinnerungen

Prestel-verlag München 1966

德国慕尼黑。普雷斯特尔出版社出版，1966年第17版

西门子回忆录

[德] 维尔纳·冯·西门子著

王志乐 田向荣 译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直门南大街16号)

邮政编码：100035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5印张 182千字

1994年5月第一版 1994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7—5304—1272·8/Z·532 定价：5.50元

中译本序言

维尔纳·冯·西门子的回忆录以中文出版了。

1889年，当维尔纳·冯·西门子开始撰写回忆录时，中国同柏林的西门子和哈尔斯克公司已经有了10年之久的商业联系。1879年4月，在中国第一次安装了一台发电机。这是一台以10马力蒸汽机带动的西门子发电机，用来为上海港照明。这种商业关系后来又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公司创始人去世后仅仅几年，到世纪转换时，在北京已经建立了中国第一座发电厂，还建立了中国第一条4公里长的有轨电车运营线路。

今年适逢维尔纳·冯·西门子100周年忌辰。这位发明家和企业家对电气技术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他在电报和强电技术领域中的成就使其影响远远超越了欧洲。作为企业家，从19世纪中叶起他就推动西门子和哈尔斯克公司从事跨国经营活动。他的回忆录生动地记录了处在德国高度工业化时期的新兴电气工业的开创过程。

我们感谢王志乐教授先生，他通过翻译西门子回忆录使得中国公众得以了解德国及欧洲的这一段技术和企业史。

维尔弗里德·费尔登基兴博士

(Dr. Wilfried Feldenkirchen)

西门子博物馆馆长

1992年10月于慕尼黑

1966年版导言

当维尔纳·西门子快要65岁时，这位兼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于一身的人物，让人搜集他的科学论文汇集出版。这部著作于1881年问世。但是，这些论文不能反映作者著述活动的全貌，于是他又在1888年第二版中进行了补充，增加了他在工程技术方面的论文，有关经济政策的论文以及有关他那个时代工业发展基本问题的演讲。

在这两卷著作之后，他想接着出第3本著作，其内容包括自传和他企业的历史。有一位年轻的英国工程师撰写了一部关于1883年去世的在英国的弟弟，威廉爵士的传记。作为对他上述想法的实施，也作为对这部传记的补充，我的祖父从1889年夏天起到1892年夏天止，撰写了他自己的生平回忆录。这位75岁的老人满怀深情地沉缅于他那青年和壮年时代的历史，并且以特别的喜悦，详尽地描述了他在当时尚未开发的高加索旅行的见闻。对于数十年间他给世界带来的影响，在回忆录中仅仅简要地作了概述。而这个世界满怀感激地接受了他的技术发明和创造。他知道，他这些创造的凭证都已在两卷论文集中记录在案。《回忆录》第一批样书仅仅在1892年12月6日逝世前几天送到了他的手中。

这部著作所记述的极其丰富的个人和当代历史的资料，记叙中明晰和形象化的力量，使它赢得了许许多多的朋友和读者。庞大的印数便证实了这一点。现在，尽管时过境迁，但是读者们对这本书的厚爱始终不减，并且他们的后代也是如此。1956年发行了新版第16版，这部重要的历史文献的文字没有变动，但是用与

内容同时代的图片进行了说明。对书中有关技术和传记的一些陈述为今天的读者作了简要的注释。

现在，1956年版再次告罄。这件事正赶上我祖父1816年12月13日150周年诞辰纪念以及他第一次宣布发现发电机原理100周年纪念，于是，出版了新的第17版。这一版只在图片部分和装帧方面做了新的改动。但愿这些改动如同过去所做过的一样，有助于人们获得一个关于维尔纳·西门子栩栩如生可敬可爱的形象。

恩斯特·冯·西门子
(Ernst Von Siemens)

序 言

1889年6月写于哈尔茨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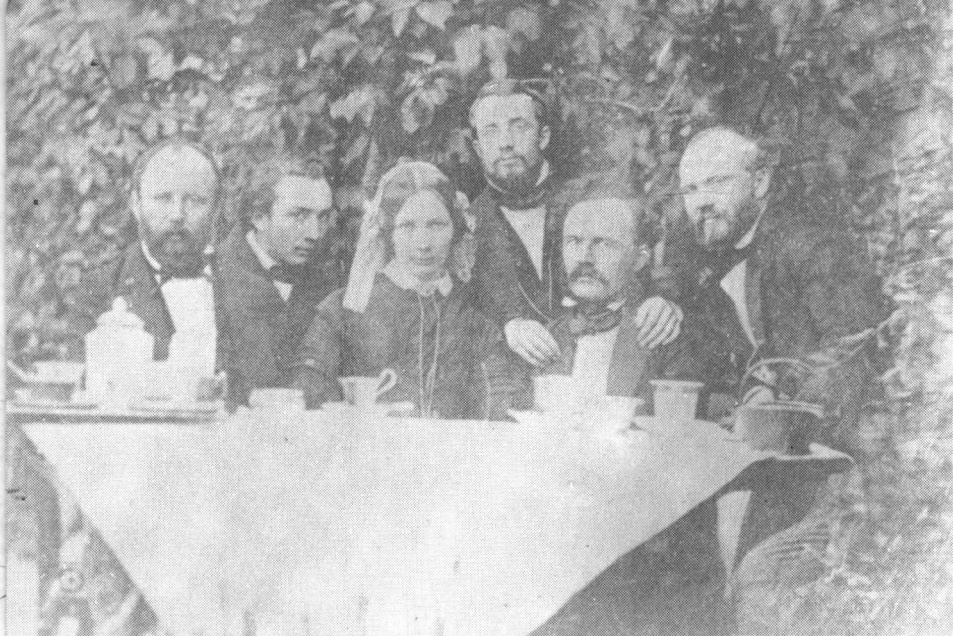
“我们的一生有70岁，如果强壮就可以活80岁。”——对于年龄接近这两个极限的中间值而尚有许多事要做的人，这是一个令人忧虑的警告。一般来说，自己做不完的事可以由别人来做，因为世人需要它。这一点可以使人聊以自慰。虽然如此，还有一些任务不适于这种自慰，因为其他人不能代为完成。我曾经对我家庭和朋友们许诺，写作自己的回忆录，就属于这类任务。说实话，对我而言，下决心做这件事是十分困难的，因为我觉得自己既没有历史的，也没有文学的天才，而且我总是对现在和未来比对过去更感兴趣。此外，我缺乏对名字和数字的好记性，而且我的生涯波澜起伏，许多事件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被忘却了。但是从另一方面说，我愿意用自己的叙述来确定我的事业和行为，以防止今后被人们误解和错认，同时我也相信，我的回忆对于年轻人富有教益和鼓舞。他们可以看到，一个没有遗产，也没有强大靠山，甚至没有受过正式预备性教育的青年人，仅仅依靠自己的工作也能够发迹，从事有益的事业。我不想叙述的形式上多费气力，只是想写下自己想得到的回忆。我没有别的顾虑，只是想清楚而又真实地记叙我的生活，忠实地再现我的感觉与看法。同时，我也要试一试，将那些在我生活轨道上经过欢乐与痛苦所达到的期望目标，并且使我晚年无忧无虑、阳光灿烂的内外力量都揭示出来。

我希望在哈尔茨堡地处偏僻的别墅里，能够得到必要的精神上的安宁，使我回顾我的一生，因为在平常的工作场所柏林和夏洛滕堡，我总是忙于现在的工作任务，难以有长期不受干扰的时间贡献给我的过去。



普鲁士炮兵少尉维尔纳·西门子（184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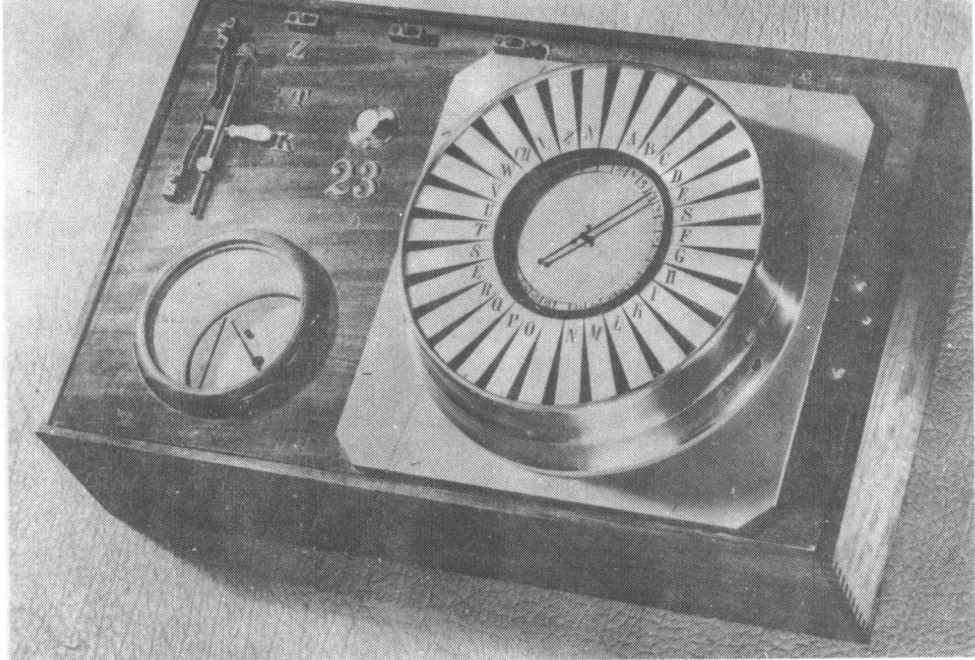
SBK.30/07



▲ 西门子兄弟姐妹合影(1850年)左起: 汉斯, 瓦尔特, 玛蒂尔德, 弗里德里希, 维尔纳及其朋友威廉·迈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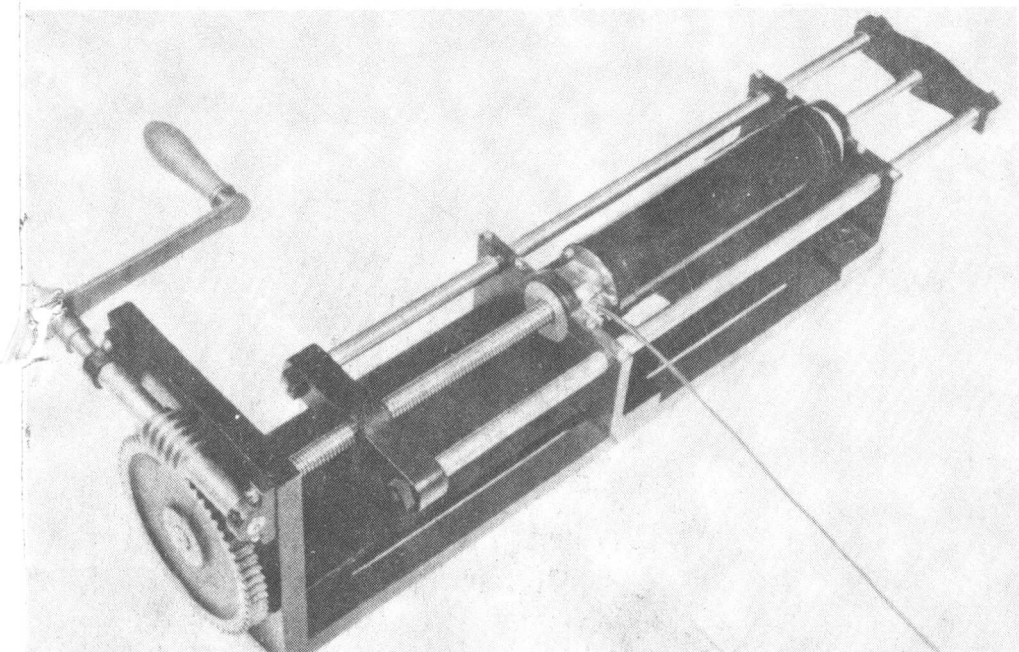
▼ 1876年西门子与其家人合影。左起: 阿诺尔德, 克特, 威廉, 维尔纳与赫塔, 安娜, 安托尼与卡尔·弗里德里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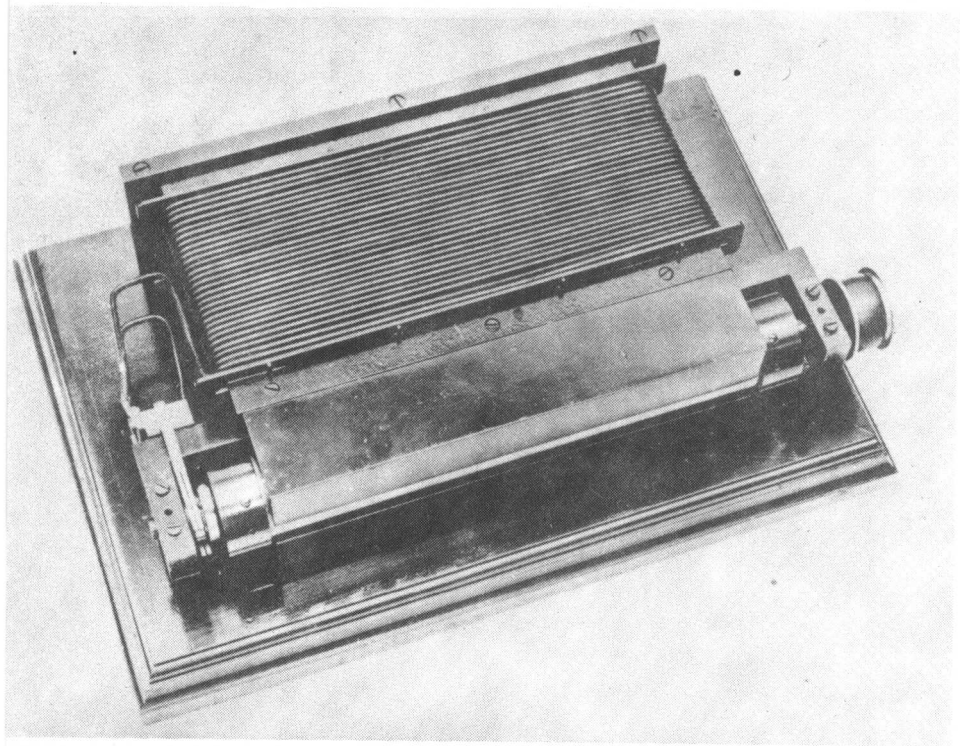




▲ 维尔纳·西门子的指针式电报机（1847年）

▼ 马来树胶压铸机（1847年）





西门子1866年发明的发电机模型

目 录

中译本序言	(1)
1966年版导言	(1)
序言	(1)
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	(1)
第二章 从军时期	(10)
第三章 1848年	(34)
第四章 第一条电报线路	(50)
第五章 在俄国的经营活动	(74)
第六章 海底电缆	(90)
第七章 19世纪50和60年代科学和技术工作	(130)
第八章 政治活动	(140)
第九章 印欧线路与高加索	(147)
第十章 发电机、19世纪70年代, 晚年	(185)
附录一 维尔纳·冯·西门子三代家谱	(223)
附录二 大事年表	(225)
译者后记	(231)

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

对我最早的少年时代的回忆是关于一个小英雄的故事。由于它对我性格的形成施加了长远的影响，因此它在我的记忆中打下了极为深刻的烙印。一直到我8岁时，我父母都住在我的出生地，汉诺威附近的伦特。我父母从一个领主那租了叫做“奥伯古特”的农庄。在我大约五岁时，有一天我在父亲的房间里玩耍，这时比我年长3岁的姐姐玛蒂尔德哭着由母亲领进屋来，她应当去牧师家上编织课，然而她哭诉说，牧师家院门口总有一只凶恶的公鹅阻挡她进院，她已经被它咬过多次了。因此，尽管母亲劝说了半天，她还是拒绝在没人陪伴的情况下去上课。我的父亲也未能改变她的想法。在这种情况下，父亲把他的手杖递给我，手杖比我本人还要高，父亲说：“维尔纳带你去，但愿他勇气比你大。”开始我觉得有点犹豫，于是父亲告诉我，在路上应当注意：“当公鹅过来时，你只应该勇敢地迎头走过去，灵巧地用手杖打它，它就会跑掉了！”结果事情就像父亲讲的那样发展了。当我们打开牧师家院门时，那只大公鹅高高地昂着脖子，发出了可怕叫声朝我们迎面跑过来。我姐姐叫喊着往回跑，我也极想随她而去。但我牢记着父亲所说的办法，闭着眼睛朝这个庞然大物走过去，勇敢地挥舞手杖向身边打下去。这时大鹅害怕了，嘎嘎叫着跑回也在向前奔跑的鹅群。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第一次的胜利深深地持久地影响了我童年的气质，直到差不多70年之后的今天，与这一重要事件有关的人物和环境仍然历历在目。这一事件也维系着我对我父母年轻时音容笑貌的仅有回忆。在以后我遇到人生逆境的时候，对公鹅的

胜利总是不知不觉地激励着我，不是逃避艰险，而是勇敢地和他斗争。

我父亲的祖上从三十年战争以来定居在哈尔茨山北坡，主要从事农业和林业。根据一个古老的家庭传说，我们的祖先在三十年战争中跟随蒂利军团来到北部德国，攻克了马格德堡，然后娶大火中被救出的一个马格德堡市民的女儿为妻，并同她一起迁居哈尔茨山。然而，近来的家谱学家认为这个传说证据不足。在市民家庭中很少有持续不断的家谱。这种家谱表明了西门子家族的源远流长。近年来，每五年在哈尔茨山地区举行家族大会以及1876年建立的家族基金会都有助于巩固到今天已扩展得极为广大的家族联系。

如同多数西门子家的人一样，我父亲对自己的家族极为自豪，常常对我们孩子讲述在生活中出众的族人。在这些家族故事中，除了我爷爷有15个孩子，其中我父亲最小之外，只记得一位充当军事参谋的西门子。这位西门子在自由城戈斯拉尔的参事会中得到一个职位，当时该城正好失去了直属帝国的地位。我的祖父从直属帝国的男爵格罗特那里租到一块地处哈尔茨山北麓由绍恩和瓦瑟雷本两个庄园合成的领地。瓦瑟雷本是我父亲的出生地。在父亲很乐意讲给我们孩子听的故事中，有两件我印象十分深刻。

事情发生在迄今大约一百二十年前。直属帝国男爵格罗特的小朝廷感到十分惊讶，因为他们得到通知，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三世从哈尔伯施塔特旅行到戈斯拉尔要经过帝国男爵的领地。年老的帝国男爵与他的独生子率领着组成本领地承担帝国军队份额的2名男子迎候强大的邻人。我的祖父和父亲作为臣仆陪伴着他们。大家都骑着马。当腓特烈二世在其骑兵卫队护卫下走近边界时，男爵骑马向前迎了几步，并且毕恭毕敬地在“自己的领地内”欢迎国王。国王大概完全忘记了这个小邻国的存在，对于这一欢迎感到惊异，然而，仍然给予了十分得体的回礼。国王对其随从说：“诸

位，这也是两位国君的会见。”这幅昔日德意志帝国君主的漫画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它激发了我们孩子对未来民族统一和强盛的向往和渴望。

接着这一件事，不久又出现了另一件事，它对于格罗特袖珍国有着深远意义。我的父亲有5个姐妹，其中叫扎比内的既漂亮又可爱。不久，年轻的帝国男爵认识了她并向她求爱。我一直不清楚老男爵对此的态度。我祖父对此却断然拒绝。他不愿意让自己的女儿进入一个得不到平等待遇的家庭。他囿于当时的观念，认为只有同等人的结合才会带来幸福。他禁止女儿同年轻的男爵来往，为此甚至决定把女儿送到远离父母家庭的地方。可是年轻人已经受到近代精神的影响。于是，在打算启程的那天早晨，我祖父得到一个可怕的消息，年轻的男爵在头天夜里拐走了他的女儿。由此引起了骚动，祖父和其5个成年的儿子前去追赶那一对逃走的情人。循着逃亡者的踪迹一直追到布兰肯堡的教堂里。当人们勉强进入教堂时发现这对年轻人站在祭坛旁，牧师正在举行合乎法律的婚礼。

这个家庭闹剧如何继续发展我已记不得了，遗憾的是那位年轻的丈夫只过了几年幸福的婚后生活就逝世了，而且没有留下子女。于是，绍恩领地就落到旁系亲属手中，当然他们也就必须承担起责任，按法律规定，为我姑母扎比内提供半个世纪之久的帝国男爵孀妻的生活费。这位老年女士既和蔼可亲又才智横溢，后来居住在图林根的科勒达。在我年轻当炮兵军官时曾多次去拜访她。“格罗特”姑妈到年老时仍然风姿绰约，是大家公认的我们家族的中心。她对我们年轻一代人具有难以抵御的影响力。听她讲述那些我们不清楚的她年轻时代的人物和观念真是一种享受。

我父亲是一个聪明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就读于哈尔茨的伊尔费尔德一所很好的中学，然后就读于格丁根大学，在那里为其选择的农业职业生涯打下良好基础。在法国大革命风暴

中，成长起一批热衷于自由德国统一的德国青年，我父亲便属于其中极热心的一员。在普鲁士被打败之后，他同一些狂热的年轻人一起进行了一次脆弱的反抗尝试。为此，他在卡塞尔差点落到拿破仑刽子手手中。在我爷爷去世后，他来到汉诺威附近的波根哈根一个叫戴希曼的地方小官员那里进行农业实习。在那里，他爱上了戴希曼的大女儿，我亲爱的母亲爱莉诺勒戴希曼。在他租了伦特庄园之后，尽管还年轻—不到25岁，他们就结婚了。

我的父母在伦特渡过了10年之久的幸福时光。然而令人可惜的是德国的政治状况，尤其是汉诺威再次处于英国统治之下，使得象我父亲那样的人极为颓丧压抑。先后统治汉诺威的各位国王只是把这里当作狩猎场，而不关心当地人民的幸福。因此，狩猎区法规极为严厉，使得人们普遍认为，在汉诺威杀死一只鹿比杀死一个人处罚还要严重。我父亲用禁止使用的防御手段伤害过野兽，因此，被人告发。这也是他离开汉诺威去梅克伦堡寻找新家乡的一个原因。

伦特的奥伯古特农庄处在森林茂密的本特山的山脊，本特山则与广为延伸的代斯特山相连。用于王室狩猎用的鹿与野猪受到保护而不得伤害。这些野兽特别喜欢成群结队地去造访伦特的农田。尽管全村的人都动员起来，在夜间组成保护禾苗的防卫线，那些成群而至的野兽还是能在几小时内摧毁人们建筑在一年劳动之上的希望。在严冬时节，由于森林和田野不能为野兽提供足够饲料，它们甚至成群结队地跑进村里来。一天早晨，农庄管家报告我父亲，一群鹿来到了院子里，人们把院门关上了，他问该如何处置。我父亲将鹿群赶进一个牲口栏内并派人去汉诺威王宫狩猎局报告这一事件，还请示是否将鹿群送往汉诺威。可是这样一来对他就不利了。没过多久来了一个庞大的调查委员会。他们放走了鹿群，进行了多日刑事侦察，确定了如下事实，即人们违背鹿的意愿将其赶到杆栏里，鹿遭到了压迫。尽管如此，我父亲还

是感到幸运，因为他只是为此支付了一大笔罚款。

这就是“大不列颠王国的汉诺威省”——我亲爱的同乡们带着某种自豪的心情，喜爱这种称呼——当时的一幅景象。尽管有过德国革命和光荣的解放战争。德国其余地方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如果今日身处幸福中的青年与其父辈痛苦的屡屡绝望的忧虑进行比较，用以克服悲观厌世的世界观，那就太好了。

我父亲所向往的自由之地，实际上在从属于梅克伦堡—施特雷里茨的拉策堡侯爵领地内找到了。在那儿，他租到了大公领地门岑多夫，租期多年。在这个人杰地灵的小地方除了领地和农民村庄，只有唯一一个贵族农庄，尽管农民当时还须为领主服劳役，然而在我们迁来后，几年里就解除了。农民土地上的一切负担以及几乎全部租税也都解除了。

我幸福的少年时代是在门岑多夫度过的。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一起成长。在最初几年里，我们几个大孩子——我姐姐玛蒂尔德，我和我的弟弟汉斯和斐迪南——无忧无虑地在树林里或草地上漫步。我的外祖母在其丈夫去世后便与我们同住。她承担了给我们授课的职责，教我们读书写字，要我们背诵许多诗来训练我们的记忆力。父母亲由于经济上的操心，母亲还由于我弟妹队伍不断扩大而忙碌，没有什么时间来过问我们的教育。我的父亲心地善良，但也易于发怒。如果我们中有人未能尽责，不诚实或做了不好的事，他就会给你以严厉的处罚。惧怕父亲发怒和热爱母亲，不让她忧伤，使得我们这一群有点野性的孩子们还能够听话。照顾年幼的弟妹被当作年长的兄姐第一个义务。于是，当年幼的孩子做了错事，年长的须一起受罚。我是长兄，这个落在我身上的负担很早就激发和坚定了我照料弟妹的责任感。因此，我也自认为有权力惩罚我的弟妹。这就导致形成反对我的同盟和激烈的抗争。然而往往还没有把父母叫来干预，斗争就停止了。我回忆起当时的一件事，我想讲一讲，因为它反映了我的少年时代生活的